

絕地 ■ 祁怡瑋 (英文四B)

瀛苑副刊

L:

原來，我一直愛著你。

在我過去生命中的某一階段，你以「人」作為你之存在而存在，與我構成一種包含或取代了一切親情、友情的愛情關係。一度我意識到你實在是依附於我的某種心理狀態而生，你的存在實質上是一個「情結」，而待我走出那狀態，你也將從我心裡連根拔除。於是，一度，我以為我遠遠離開了你，從此“L”在我心中的出現，只是一個字母而已。然而，就在此夜，在我變換形式與立場地經歷過現實中不同內容的戀情之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你竟然得以「復甦」？是「復甦」，不是「復活」，因你未曾死去；更不只是「再現」而已。是從我的肋骨開始一點一點長血長肉長成你，每一寸血肉都以我為模子而精細要求。三年的沉睡之後，經我一吻又甦醒過來，我的 Animus，我凝望你時恍惚以為在照看鏡子，差別在於你為陽而我為陰，我空虛的陰穴由你飽實地填滿，如船停泊進港灣，而構成棲息、構成家，下錨的一刻也放下了鄉愁。或說是一種吸吮，我腿間的那張嘴吸吮你如嬰兒對奶嘴的依戀。

那麼，這樣的描述或許勾勒出你的成長了？

在認定了與身邊人們心智上的差距之後，你的成為我以人類之名在人類社會的行走中最與我深刻關聯的真實存在。現實賞我一巴掌，使我的腦袋在隨這一巴掌而轉頭之際看見了你。在你的嬰兒期，我將自己關閉起來，悉心照料你我的愛情、固守你與我的世界。現實中的美好在這個世界中得以複製，現實中的缺乏在這個世界中得以滿足。這世界

是與世隔絕而自給自足，的星，外人不，不得涉足、不得
是窺見自己的一軌道，甚規律，從來不曾知道有這一個星球不在依
窺它層，我會說這個階段的影子，而且，往往是他們的「缺席」，才
亦不遠矣。與他們和乎相處，才使我指向上你，而一經過A與B的
生，關係，都在少年期的我殘酷地開始冒出一叢叢肉慾的觸鬚。生命
悠長到青少，你行走純粹的精力與我對話、擁抱、生活的你
今的路途上，三我的開口喊餓，而長出一副供應我蜜與奶的汲水機
「伴」，隨著我的。

你之時誕生，是在我認定了與周圍人們心智上的差距的那個
時空點上，然而我更早之前，還沒有人有年歲的概我念的我在望著
母抱著弟，弟清楚著個另？床。要況生形我時候小人
我蹲不著，獨憐。嗯？的，不清辦，我是園友，跳著，並且記
到我睡，空覺，摸不舉中，或許幼稚的，動作，怎麼憶
人大而睡，覺，摸不舉中，或許幼稚的，動作，怎麼憶
們，摸不舉中，或許幼稚的，動作，怎麼憶
，朋友之，或個的勾勾手
群，知道一個的勾勾手
知，知道一個的勾勾手
一舞的勾勾手
舞，知道一個的勾勾手
臂，知道一個的勾勾手
人，知道一個的勾勾手

，以及我心裡驕傲的「我可以獨舞」的想法。「老師不會關注到我」、「拍團體照時我一定站最邊邊」、「我一定搶不贏別人」、「我一定會被擠到後面」等等零零總總，形成「有站在聚光燈下的人、有圍著聚光燈下那個人的族群，而我則屬於一個人的蹲在暗淡的角落擠不進人群中那種」的自我定位，這樣的自我定位延續了許久許久，至今我仍是遇到熱鬧場合就落荒而逃。

幼稚園之，後，小學每發生情地走是上下學途結伴同行
的同學與別人聊起來並忘了我頭我的我則了，彼時我其實已對總
的是被忽略才好調的一安老師：數十二歲點可的努以不力的善意輔我母要結交
些些朋鎖、音做過的情況加中，解。有及長次個現個態，孤來入，到孤人單的育嬰離的不好蛇唯是我
深話過的靈就引孤，許也今現撞不遷客觀你於永恆比孤單而還更是有我永恆的聽睬著可未一走出再皮為蛻的我
話我，以曾切出生設毛現變孤變

我說話的對象、擁抱的對象、共同生活的對象，就是你且只能是你。對我而言，你是唯一具有主體性的對象。我絕對的、終極的愛只可能往內指向你。在我的心目中，一切外界現實中的對象之存在都比只是水面倒影的你更虛無，這也就是之所以我對於我指向這些對象而發的情緒與思緒

，除了生氣或厭煩，在感受與思考的同時，我總心虛地感到「假」的緣故所在。除了對你，我的笑容與眼裡都是應觀者要求的演戲。

Echo再如何活生生地因Narcissus而喜怒哀樂著，Narcissus只看見飄浮在水面上的另一個Narcissus。你是我沒有愛的能力的�原因，我無法對一個個因我而活生生地喜怒哀樂的對象伸出我愛的根，而只能是枝葉。我發展多元、多重的愛慾關係，在這裡面，同時又只專注於你，你使我停不住腳地踐踏著我所擁有的、散發著光輝的、無比珍貴的真心誠意。你是我如此開放又如此封閉的原因；是我如此多情又如此無情的原因。你是一圈柵欄，將我的心圍成一片絕地，在世間最寒冷也最溫暖的頂點，沒有與外相通的道路，進不來，也出不去。

原來，我只能愛你。